



他朝两忘 烟水里

TAZHAO LIANG
WANG YAN SHUI LI
花火工作室/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他朝两忘 烟水里

TAZHAO LIANG
WANG YAN SHUI LI

花火工作室/著

◎花火工作室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他朝两忘烟水里 / 花火工作室著. —沈阳: 春风
文艺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313-3800-0

I. ①他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55312 号

他朝两忘烟水里

责任编辑 肖云峰
责任校对 刘宝华
特约编辑 赵素贞
装帧设计 粉粉猫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 数 242 千字
印 张 8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800-0

定价: 16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序——被感动过的旧时光

他朝两忘烟水里——乍一听说这本合集的名字，我心里就轻轻地沉了一下。这是多么久远的记忆啊。

仿佛还能回想起自己上小学的时候，端着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面一集一集地等。也许后来的你们没有看过1982年版的《天龙八部》，它的年纪比我们都大，可是它无疑填满了我年幼时痴迷武侠剧的那些时光。

往日忆，今日痴，他朝两忘烟水里。片尾的歌曲，婉转的旋律至今记忆犹新。

怀旧是很多人都爱做的事。

像这本合集，集结了《飞·魔幻》历年来的精品文章，也是一种怀旧吧？！

当你轻轻地捧着它，看这里面一个又一个动情的故事，你会想起些什么呢？是某年某月正在做着某件事，或者想念着某个人的自己？还是想起你也许有过跟小说里的谁谁一样，那么敏感婉约的心事？

又或者，还有别的一些什么？

或许，那些还停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的故事，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精彩的情节打动了你，也因为代表了你的某个时代，或者它对你来讲，有着某些特别的意义吧。

《飞·魔幻》从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刊，发展到如今拥有百万读者，分上下半月发行，我看着它一路走来，这当中的过程有很多艰辛，我们——作者、编辑，甚至读者，都与它一起面对，它就像一个孩子，从呱呱坠地，到牙牙学语，然后开始行走，奔跑，健康而勇敢地成长着，有无数的人给予了它关爱与帮助。

这本历年精选合集，就是它为那些在成长道路上支持着它，鼓励着它的人，送上的一份最诚挚的礼物。

——《飞·魔幻》主笔：语笑嫣然



001 ◆序

001 ◆惆怅旧欢如梦/苏枕书

南方小镇，相思树上红豆累累。烟水氤氲的清晨，深巷里的一户人家开了院门。一双小儿女在庭院里的树下摇头晃脑地读书。他们依旧是前朝装束。男子束发，广袖长衣。女子绾髻，襦裙褙子。

“忆慈，不要淘气。”宝龄在树下晾衣裳，一面吩咐，“这么大的姑娘了，小心以后嫁不出去。”

017 ◆发如雪/水阡墨

我刚要打开，那破旧的门竟然嘎吱一声自己开了。

我立刻将夜明珠收到怀里，藏在桌子下面。门开了，卷进一阵阴森森的风。突然我听见脚步声从背后响起，还未来得及转身，一根木棒轰上后脑，我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。

047 ◆他朝两忘烟水里/绿里寂寞

他心中最重要的，占据了最大位置的又是什么？

答案早已揭晓。

可如今一切都已不在了，他喜欢的那个人，他们没有说出口的温柔，甚至是他自己——都已经不在了。

061 ◆惊魂草/草摩落落

“看你往哪儿跑！”一个响指，火光腾起，藤树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，追这些小东西一天了，还真累，他慢慢地在地冠上躺下，眼睛已经合拢，周围刷刷地跑出一大堆藤将他缠住。

“睡一会儿……啊！”

071 ◆芙蓉泪/萧天若

“我只是个人，没有任何的法力，也不会什么法术……”转头望着雨轩渐渐冰冷的躯体，“但我身上，流有一半母亲的血液。”

她再度俯身，吻上雨轩的额头。

“芙蓉精魂……母亲曾说过的，我的原身，本是续命的圣药。”

这一次，筱涵的眼中不再有泪，反而是淡定欣慰的微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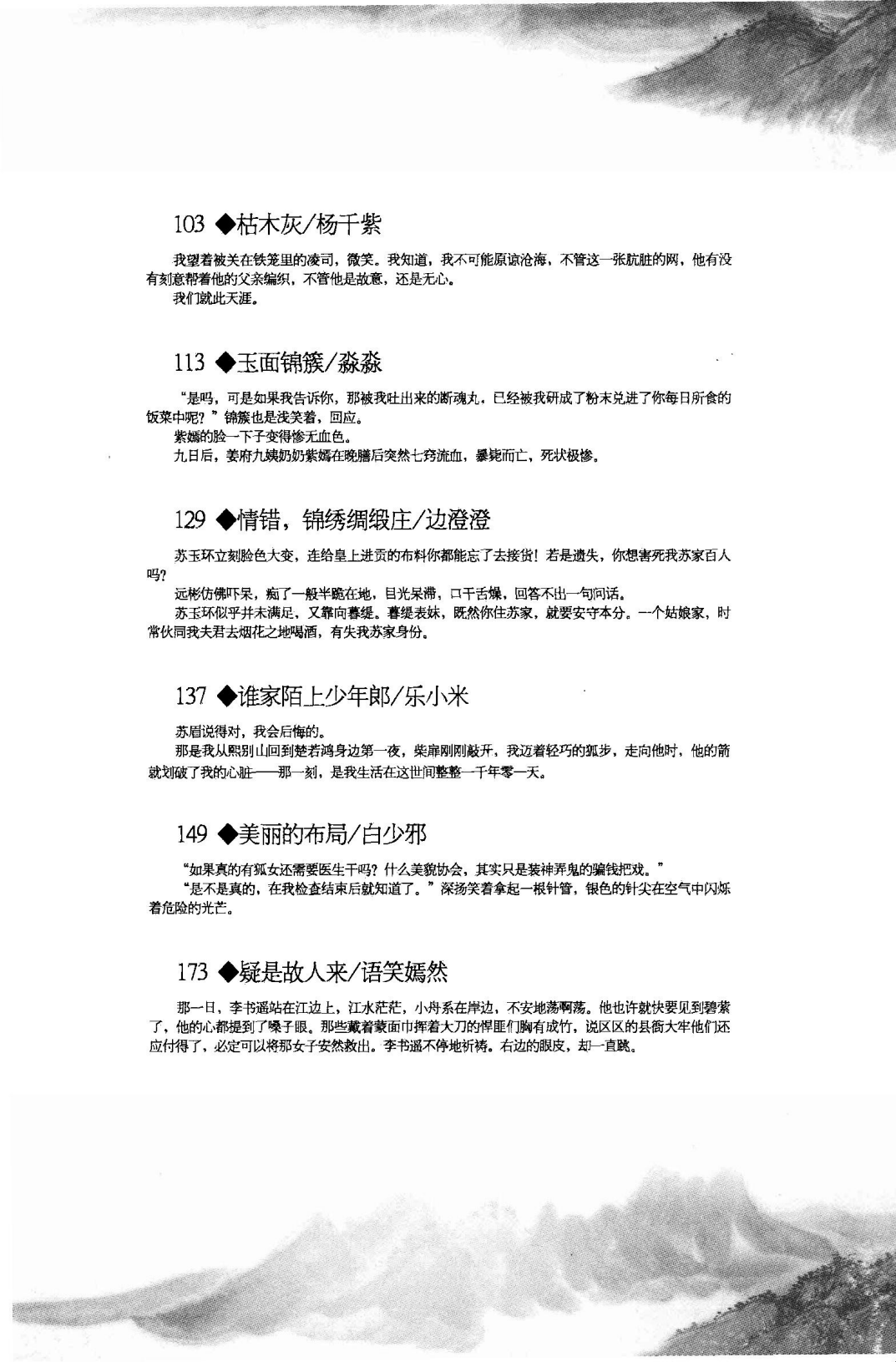
089 ◆还珠记/语笑嫣然

十年。又六年。

寻不到金枝。

内心一直后悔愧疚。生生地，要白头。

其实说领悟，说释放，到底不够透彻。是俗人，就永远为了俗事萦绕于心。只有时好时坏，没有烟消云散。



103 ◆枯木灰/杨千紫

我望着被关在铁笼里的凌司，微笑。我知道，我不可能原谅沧海，不管这一张肮脏的网，他有没有刻意帮着他的父亲编织，不管他是故意，还是无心。
我们就此天涯。

113 ◆玉面锦簇/淼淼

“是吗，可是如果我告诉你，那被我吐出来的断魂丸，已经被我研成了粉末兑进了你每日所食的饭菜中呢？”锦簇也是浅笑着，回应。

紫嫣的脸一下子变得惨无血色。

九日后，姜府九姨奶奶紫嫣在晚膳后突然七窍流血，暴毙而亡，死状极惨。

129 ◆情错，锦绣绸缎庄/边澄澄

苏玉环立刻脸色大变，连给皇上进贡的布料你都能忘了去接货！若是遗失，你想害死我苏家百人吗？

远彬仿佛吓呆，痴了一般半跪在地，目光呆滞，口干舌燥，回答不出一句问话。

苏玉环似乎并未满足，又靠向暮缇。暮缇表妹，既然你住苏家，就要安守本分。一个姑娘家，时常伙同我夫君去烟花之地喝酒，有失我苏家身份。

137 ◆谁家陌上少年郎/乐小米

苏眉说得对，我会后悔的。

那是我对照别山回到楚若鸿身边第一夜，柴扉刚刚敲开，我迈着轻巧的狐步，走向他时，他的箭就划破了我的心脏——那一刻，是我生活在这世间整整一千零一天。

149 ◆美丽的布局/白少邪

“如果真的有狐女还需要医生干吗？什么美貌协会，其实只是装神弄鬼的骗钱把戏。”

“是不是真的，在我检查结束后就知道了。”深荡笑着拿起一根针管，银色的针尖在空气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。

173 ◆疑是故人来/语笑嫣然

那一日，李书遥站在江边，江水茫茫，小舟系在岸边，不安地荡啊荡。他也许就快要见到碧紫了，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那些戴着蒙面巾挥着大刀的悍匪们胸有成竹，说区区的县衙大牢他们还应付得了，必定可以将那女子安然救出。李书遥不停地祈祷。右边的眼皮，却一直跳。

TUOHUO JIANG
WANG YAN SHI LU
花火工作室

烟水里

月

录

187 ◆烟梦记/纪小纯

终是忍不住想起那日，笙管铜鼓声声震天，花红喜娘满心欢喜地念——梳梳到尾，二梳梳到白发齐眉，三梳梳到儿孙满堂，四梳梳到四条银笋尽标齐……

可时愿你看，如今我既没与你白发齐眉，也没与你儿孙满堂。这时光太短，回忆又太长。而你已离我二十八年。

197 ◆圆圆曲/虞冷暖

很多年后，有个叫寂静的尼姑听到吴三桂兵败身亡的消息后，在青灯古佛旁，跪了一夜。第二日清晨，自沉于荷花池。

我只是想吴三桂知道，爱情，永远都不是借口。即使不是他的王妃，不是他的姬妾，我也照样爱他。

“从今往后，你在我在，你不在，我必不独活。”

207 ◆宫怨·红叶/尤妮妮

贵妃又气又怒，这个柳氏居然早得君王宠幸，还胆子大到把孩子都生了下来。

她想向宪宗兴师问罪，然而此事却又不宜张扬。

她总不能光明正大地让皇帝杀了自己的儿子。

219 ◆绝世·兰陵/刑妍

“你有什么愿望吗？”

“我的愿望？天下尽归我手。”

“如果我帮你实现愿望，你会爱我吗？”

“会的吧。”

235 ◆丹青杀/尤妮妮

整间屋在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。

刺鼻的青烟滚滚，涌入宛眉的肺，她呛出了泪，轻轻闭上眼，感到浑身的灼痛。

火苗一丝丝将她吞噬。

她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，长贞赌她不会使丹青杀，她便赌上一回。

尽管她再也见不到，那卷墨迹未干的画卷正随她一起，在火海中渐渐化为灰烬。





惆怅旧欢如梦

文/苏枕书

1

那是颜慈第一次在戏园子见到陈宝龄和冯珥初。爹爹带颜慈出来看戏，台上的旦角扬着水袖，千愁万恨地唱《游园惊梦》。颜慈一时看痴。这一出看完，就是热闹的武戏。颜慈觉得无味，悄悄拉了丫鬟到廊子里透风。

一不留神，就撞上了那年轻公子。颜慈慌忙退后，丫鬟愤然叱责。对方也不恼，侧着头笑嘻嘻地看着颜慈。丫鬟火了，正要喊人，公子身旁的丫头慌忙拉下公子的帽子，蓦然散落一肩青丝：“我们也是位小姐，陈家大小姐宝龄。”

恰好刚刚唱杜丽娘的女孩从后台走出，一张未卸妆的脸风情万种。她软糯的嗓子如莲子汤一般美好：“宝龄，我今天唱得好吗？”

这一年，三个姑娘都不过十来岁年纪。她们就这样相识。

从娘那里学了刺绣回来，颜慈默默坐在房里，不让丫鬟打扰。针线刚拿起，复又放下。一本《白香词谱》翻了几页，又颓然合拢。沉水香徐徐缭绕，这般百无聊赖。颜慈望见西洋镜中的自己，眉目如画，鬓若鸡翅，微嘟的双唇仿佛将开的花朵。正如唱词中所说，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

丫鬟知道小姐的脾气，只是远远候着，不会靠近。自小失语的小姐喜欢安静。

这些日子，宝龄常常来找颜慈。都是侯门绣户的小姐，互有来往亦是佳话。而宝龄更有一层不同，她是爹爹最宠的二夫人所生。她从小跟在爹身边，几乎当成男孩子养。于是性格比寻常小姐要开朗得多。

宝龄把颜慈当成了妹妹。

这是个多么让人怜惜的姑娘，容颜姣好，天生哑言。她墨黑的眼如潭水般清静，她精致的身形如画师的神来之笔。宝龄与颜慈在纸上说话。

“慈慈，以后我会好好儿照顾你，将你当做妹妹。”

“谢谢宝龄姐。”

有时候，颜慈抚琴，宝龄品箫。闺阁之上的小女儿自有一段风雅事儿。

若是得巧珥初也有空，那么三个姑娘就会欢欢喜喜地聚在一起。珥初伶牙俐齿，宝龄妙语连珠，颜慈则在一边静静微笑。珥初唱一支新曲：“黄叶无风自落，秋云不雨长阴。惆怅旧欢如梦，遥遥幽恨难禁……”

阁楼外海棠花开得正好。珥初突然怅怅不乐，拉着宝龄的衣袖缓然道：“我不过是个戏子，有一日你们终究会离开我，形同陌路。”

“傻瓜。我们三个永远是姐妹。”宝龄看一眼颜慈，颜慈重重

点头。

珥初的嘴角牵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。

2

颜慈时常想，是不是自己的前生已经过完，从那年中秋夜起，她的下一世又拉开序幕？

中秋夜，全城百姓出户赏月赛曲。宝龄、颜慈并珥初三人一行，坐在马车里陶然自得。下车后，宝龄被四围风光吸引，一时神思飞扬。回过神时，却见珥初慌慌张张地哭着说：“颜慈不见了！”

因为颜、陈两家都是大户，彼此有往来，所以颜家不能与陈家大动干戈，只好将珥初狠狠处置。戏班班主狠心将珥初逐出师门，任其流浪。宝龄亦没有从前那般自由。冬天一来，爹爹就把她嫁了。那是爹爹的朋友，从南面城里来。他身长玉立，笑声爽朗，宝龄偷偷躲在屏风后看他，觉得无甚不妥，于是安心嫁了。男人叫沈寒来。寒来让宝龄坐着嫁船风光光去木棉花开的南方。

就这样，三个姐妹各自零落在天涯。

颜慈从昏迷中醒来时，最先感觉的是手腕火辣辣地疼与喉头干渴得灼烫。她被麻绳反缚着双手，衣衫已然撕裂得不成模样。她艰难地挪了挪身子，看见了面前月白色百褶裙下若隐若现的绣鞋。

“将她带下去，好好儿收拾。”一个妇人柔软的声音。颜慈被丫鬟半架着到另一间屋。丫鬟一言不发，为她松绑，除去衣衫，送她入浴桶。麝香缭绕的烫水好不熨帖。丫鬟又取了茶水送到她口边。她一气喝干。

她换了月白襦裙，被引到那妇人跟前。

“模样还算周正。会弹琴唱曲吗？”妇人细细检查她的双手。她不说话。妇人冷笑：“这里是眠春阁，你从此是我的姑娘了。”

她猝然一惊，茫然四顾。精细的小阁子，紫檀木架上有汝窑瓶，漆盘里有相思豆，妇人穿红着绿，虽老犹俏。

她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她当然是说不出话来。

四五岁年纪，她天真烂漫，笑语嫣然，是爹爹极宠的大小姐。只是有时候总觉得娘看她的眼神那么怪，那么冷。而转瞬间娘的眼里又是春风暖然。

有一天夜里，她从噩梦里醒来。那么小的孩子，却有那么复杂诡异的梦。她哭着去找娘，却听到娘的卧房里有人在窃窃私语。她屏息凝神，听见了娘与贴身婢女的对话——

“夫人，大小姐是您的，她永远都不会知道个中奥秘。”

“蛮儿，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。总觉得那丫头看我的眼神有些怪，和她娘一个模样。”

“夫人，您多虑了。”

“蛮儿，要是当初我不那么狠心……”

“夫人，若您不狠心，那贱人还霸着老爷不放，您也不会有大小姐。”

颜慈只觉迷惘，似懂非懂时，不小心撞倒了房门外的花瓶。骨碌碌——阿蛮慌慌张张冲出来，眼神都灰了：“大小姐！”颜慈痴痴不动。

那晚，颜慈发了高烧。大夫开了许多药，病好时，颜慈却莫名其妙地哑了。她用力张口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。爹爹大怒杀了大夫，却似有难言之隐，这件事儿算是平息下去。府上只说，小姐烧坏了嗓子，从此说不了话了。

而颜慈心如明镜。她不是夫人亲生。她的亲娘曾是爹深爱的侍妾。夫人在她甫落地时强抱走了她，又将她的亲娘毒死。她是一场债。

在回忆里不可自拔时，蓦然被妇人的呵斥惊醒：“你不说话吗？到了眠春阁，还要装小姐吗？”

接下来，又是新的一段苦难。暗房，饥饿，鞭笞，杖责……颜慈默默不语，夜阑时，抚着一身伤痕，想起从前与宝龄、珥初相处的种种，嘴角扯出微笑。

宝龄说：“慈慈，以后我会好好儿照顾你，将你当做妹妹。”

宝龄现在还好吗？珥初又学了什么新曲子呢？

她开始尝试各种死法，而一次次又被救回来。毕竟是妈妈重金买回的清水姑娘，死了多可惜。这日，她高烧不退，妈妈心软，请了大夫。病榻上的她突然挣扎着起来，撑到桌边奄奄一息写了一行字：“我已哑言。我会弹琴。”

就这样，妈妈放她一条生路，姑且好衣好食养起她，让她为客人弹琴。从此，眠春阁多了一个叫紫陌的姑娘。

“紫陌，且把你从前的事儿全部忘记，一切又是新的。”妈妈教导道，“若是你听话，不定会有善果。”

十月的南方，雨水丰沛，相思树上红豆累累。

3

他素襦青衫，玉簪束发。这些天，他日日过来，只是隔着廊桥遥遥看她抚琴。折扇轻摇，茶盏里白雾袅袅。

妈妈柔软的声音飘过来：“沈相公！又来看我们紫陌姑娘吗？何不楼上去，叫姑娘陪一陪？姑娘不仅琴弹得好，诗书画皆是一品呢。”

他不言声，依旧默默地望着她。一曲终了，他掀了袍襟转身离开。水榭下莲花已败，枯荷寂寂。

妈妈笑眯眯送他出门，而后捏着绢子上楼对她说：“陌儿真是

好福气！妈妈没有看走眼！一个不开口的哑姑娘，胜过多少唧唧喳喳的麻雀丫头！”妈妈这番奉承倒也是真心。不足一月，紫陌已是城里男人趋之若鹜的女子。他们一掷千金，只为听紫陌的一曲琴音。

紫陌性情淡泊，这亦非故作姿态，不过是本性如此。这叫眠春阁的其他姑娘并不反感。有时候她们还会关照一下她，一个没入风尘的哑巴小姐，多可怜啊。

背地里，妈妈一次次叮咛紫陌：“沈公子可是我们城里难侍候的主儿，你若博得他欢心，日后说不尽的好处啊。”

紫陌面如静水，纹丝不动。妈妈拿绢子按按嘴唇，叹气离开：“都说哑巴心思多，天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呢。”

关了门，添几片百合香，她默默歪倒在床上。过了很久，才觉出枕上潮湿一片，是哭了。这是几月了？这算是在眠春阁住下了吗？江南那边的家还好吗？爹会找她吗？娘会在心里难受吗？还有宝龄，还有珥初，她们会不会很想念她……

想了那么久，听得丫鬟叩门：“紫陌姑娘，妈妈叫我给你盛莲子汤来。”她缓缓起身，拿帕子拭干脸。她想起从前一个人在阁楼上，若觉得寂寞，会长时间看着镜中的自己。她不说话，镜子里的姑娘亦不言声。就这样默默对坐，心里也有薄薄的暖意。

沈寒来。手指抚过扇面，她在心里念出这个名字。他就在她对面坐着，喝茶，微笑。

他们在纸上说话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？是江南吗？”

她点头。

“想要回去吗？”

她迟疑，重重点头，写下那句诗：“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。”

他写道：“春人心生思，思心常为君。”

她继续：“云雨已荒凉，江南春草长。”

他忽地搁笔，握着她的手腕说：“紫陌，你等我带你出去。做我的妻，可好？”

她惶然惊住，万万不敢相信的模样。他突然起身捧住她的脸，俯身细细吻她：“紫陌，我一定要娶你。”

他留下了那把折扇。之后的许多个日子里，她将这折扇来回抚了千万遍。

4

“夫人，相公回来了。”丫鬟撩起帘子，宝龄懒懒直身，刺绣折枝梅花的裙摆簌簌一动。寒来已踏进房。宝龄冷冷道：“听说相公看上了眠春阁的一个姑娘？”

寒来微笑：“你果然耳目灵通。”

宝龄紧紧握着手，指甲嵌入掌心：“你我二人不过新婚数月，你竟……”

寒来心觉疲惫，亦有愧疚。到底是爱着她，便由着她发脾气。但心里的另一处却依旧悬着。从来不曾对一个女子这样上心，紫陌到底是哪一点令他念念不忘？是她的容颜，她的沉默，她的琴音，她的眼神，她的隐忍？

再看怀里的宝龄，她分明是恼了，细细的牙用力咬着唇，还是个娇憨女儿啊。内心涌起爱怜，俯身大力抱起她向内室而去。宝龄咯咯笑了，攀着寒来的脖子：“你坏死了……”

鸳鸯枕上，他们徐徐停歇。宝龄伏在他怀里：“相公，我有些想家。”

“傻瓜。这里不就是你的家吗？”寒来无限宠溺。

“我想回江南嘛。这会儿江南该落小雪了吧，梅花都开着，香

极了。厨子做了慈姑炖小母鸡，酱肘子……”

“原来你是馋了。我们府上的江南厨子不好吗？回头给你换更好的。”

宝龄羞了，痴缠着将头埋得更深，长发披散：“你说，我哪里不如那女子呢？”

寒来不好回答，只将宝龄搂得更紧。宝龄亦不多问。芙蓉帐又落了下来。

南方的春来得早。

宝龄在园子里散步，一面抬头挑选开得最好的桃花枝。若是有姿态奇巧的，便亲自折了叫丫鬟拿回去养着。

寒来说，安稳日子过不长了，北面战事紧，怕是要改朝换代了。寒来祖上曾在朝中做官。到了寒来这辈，他倒做起生意，只说宦海沉浮，无甚乐趣。

“管他改朝换代，只要相公不离开我。”宝龄撒娇。

寒来揽住她：“听你爹说你性情像男孩，如何还有这般娇羞情态？”

宝龄拿粉拳捶他，桃花簌簌落了满身。

5

紫陌在窗边刺绣。是一对蝴蝶，穿花度柳。针一停，那个身影又徐徐现出。素襦青衫，玉簪束发。眉眼间是温情暖意，叫她念念不忘。

妈妈在门外叫：“紫陌，你给客人多弹一支曲子会死吗？天下就沈相公一个男人吗？沈相公随口说两句好话，你竟信？你不过是个婊子，人家沈相公已娶了侯门绣户女，你算什么？你是个哑巴，不会还是个缺心眼儿吧？！”

紫陌一动不动，妈妈推门进来，狠狠斥骂：“你真以为自己是

小姐吗？贱坯子一个，不过眠春阁待你好给你一口饭吃，你配摆谱吗？哪个姑娘不是这么过来的？妈妈我怜你是个哑巴千好万好地对你，你倒在这里腰粗起来了？！”

紫陌当什么也没发生一般，依旧埋头刺绣。

妈妈终于火了，冲外面吩咐：“从明儿起，紫陌姑娘要从清官人变红官人了，哪位相公要来，尽管出银子便是！”

紫陌猝然惊住，针刺了手，而妈妈已满面怒容地离开。她身子一软，轻轻滑倒。寒来，寒来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出去吗，你不是说要娶我吗？

这些话，原来真是不可信的。

紫陌忘了第一个要他的男人的面容。只晓得他给了妈妈许多银子。他力气很大。红烛烧了一夜，她亦被折磨了一夜。天光泛白的时候，她沉沉昏过去，隐约中听到那男人抱怨：“一个哑巴，连气儿也不出。水灵是水灵，但禁不起折腾，还不如北地胭脂！”

有丫鬟掐她人中灌她凉水。她醒过来，觉得浑身火辣辣地疼。但她神情安静，眉目如濯洗般清澈，没有任何异样。这让妈妈满意：“到底还是个聪明姑娘。好好儿侍候人，妈妈不会亏待你。”

有了第一次，以后的一切便顺理成章。一切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难。她轻轻笑了，狠狠掐一下自己，感到羞耻，却不感觉疼。

她依旧是眠春阁的头牌姑娘。

只是心一点点灰了。眼见桃花将要凋尽，寒来依旧没有带她走。连影子都不曾有。那一对蝴蝶绣了一半，觉得索然。顺手抛开，即被丫头捡去玩了。

天光漫长。她剩下的就是一把一把寂寞的回忆和一段一段挨不完的时辰。

“夫人……”丫鬟面露难色，不让宝龄到前院的偏房去。宝龄火了，定要开门。丫鬟拦不住，门霍然推开——一屋子的红红绿绿，像是要办喜事的样子。她正想笑，原来相公还留着这些。而心却轰然一沉，这不是她当初出嫁的东西，这是在为新嫁娘准备？！

宝龄大步流星，骄纵而成的男子气概又回来了。刺绣褙子随风飘曳。

啪——

一只砚台照准书桌砸过去。丫鬟惊得面无人色，但见沈寒来洁净的衣衫已斑斑点点。

寒来索性坦白：“我已答应她娶她出来。她过得很艰难。”

宝龄盛气凌人：“谁过得都不容易。天下苦人儿有万千，相公都要一一娶回吗？”

寒来不愿解释，亦觉气恼，一拍桌子，转身离开。

他并没有生宝龄的气。他知道，他喜欢宝龄，这个来自江南性情爽朗的姑娘。那么他在生什么气？眠春阁的姑娘紫陌从此是红官人了！自己是从什么时候恋上她的？就那样远远看着她，看她眉目淡定，额头光洁。

他突然觉得羞耻。他竟然同时爱上了两个女人。但羞耻感很快消退。他是男人，这很正常。至于宝龄，过会儿再安慰她吧。

这当儿，最好先去趟眠春阁。

他已经很久没去那里了。紫陌，紫陌她还好吗？

从眠春阁回来，他神情低落。紫陌正在陪客，脱不开身。他在荷池边等了片刻，看见新莲叶生得很好，又转身走了。紫陌会不会已将他忘记？

而刚刚回府，却见管家丢了魂一般跑来，手里捏了封信。

“夫人，夫人不见了！”管家惶恐万分。